



丁声树文集

下卷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創于1897



丁声树文集

下卷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20年·北京

丁声树 (1909-1989) ，号梧梓，河南邓州人，我国杰出的语言学家、辞书编纂家。他以博古通今而著称，在训诂、音韵、语法、方言、词典编纂等领域都有很深的造诣，并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曾主持编写《现代汉语词典》，编录《古今字音对照手册》，与他人合著有《现代汉语语法讲话》《汉语音韵讲义》等。

责任编辑：段濛濛

封面设计：李杨桦

目 录

下 卷

《现代汉语语法讲话》序	503
现代汉语的主语和宾语	506
对于语法研究的一点感想、三点希望	523
改进文风问题管见	525
湖北方言詞彙常見字說明	527
河南省遂平方言记略	537
方言调查词汇手册	563
汉语方言调查	582
汉语方言调查简表	595
方言调查词汇表	643
昌黎方言调查及其方言志编写出版的意义	754
关于进一步开展汉语方言调查研究的一些意见	758
谈谈汉字标准化	765
关于编纂《汉语大词典》的若干意见	767
《现代汉语词典》编写细则的改订部分	769
在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全体人员会议上的讲话	777
《现代汉语词典》第1版前言	779

附 录

丁声树先生生平年表·····	783
丁声树先生国学讲座笔记·····	795
编后记·····	814

下 卷

《现代汉语语法讲话》序*

从一九五二年七月起到一九五三年十一月止，我们用“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语法小组”的名义，在《中国语文》月刊上连续发表了十七次（二十一章）《语法讲话》。现在参考各方面所提的意见，做了一些修订工作。删改了若干处，增补了若干处，章节方面也做了一些更动。比较重要的修订有以下几项：

1. 原《讲话》把指示词和代词分为两类，现在合并成一类，总称为“代词”。

2. 原《讲话》的“副动词”现在改称“次动词”，因为“副动词”这个名目容易误会成“副词性的动词”，并且也容易和俄语语法中的“副动词”混淆。

3. 原《讲话》的“动补结构”就名称上看不能包括形容词加补语的结构，现在总称改用“补充结构”，其中包括“动补结构”和“形补结构”。

4. 原《讲话》的“地位词”现在改称“处所词”，“定位词”改称“方位词”，“向心结构”改称“偏正结构”，因为近年来这几个名称较为通行。

5. 原《讲话》没有“构词法”，现在补写了这一章。

6. 原《讲话》注音的地方用的是注音字母，现在改用汉语拼

* 本文是丁声树先生为《现代汉语语法讲话》一书写序言。1952年7月—1953年11月，《语法讲话》在《中国语文》杂志上连载，署名“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语法小组”。经过修订改为《现代汉语语法讲话》，署名丁声树、吕叔湘、李荣等八位作者，1961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音字母。

7. 原《讲话》的例句也更换了一部分。

此外还有很多删改增补的地方，不必一一列举。现在把这个修订本排印成书，题作《现代汉语语法讲话》，同时把“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语法小组”的名称取消，改由我们这几个编写的人署名。

把原来的“语法讲话”改成“现代汉语语法讲话”，不需要很多解释。这个《讲话》本来就是讲现代汉语的语法的，并不是一般的语法通论。书名添上“现代汉语”，名称和内容就更一致了。至于把集体名义改成个人列名，倒要稍微交代一下。最初计划发表《语法讲话》的时候，我们觉得这是个集体工作，应该用个集体名义。《讲话》发表了几个月之后，我们就感到这个署名容易引起误会。事实上这个《讲话》只是我们这几个人的意见，并不代表语言研究所在汉语语法方面的主张。所以趁着修订本付印，改用我们个人署名。其实就是在我们这几个人中间，也并不是每个人对于书里每一种说法都是完全同意的，所以这本书里所讲的话也并不拘束我们每个人在汉语语法方面的独立的见解。

我们在这里想提出几点敬请读者注意。

第一，这个《讲话》只是个讲话，丝毫不带总结性质。我们希望将来有人能写出一部总结性的汉语语法，我们自己的学力太浅，实在担不起来这个总结的担子。而且我们还认为，汉语语法的研究目前还没有到做总结的时候。体系和术语方面的分歧，一时还不能强求一致。我们也只能就我们力之所及稍微做些修补工夫。修补得是否妥当，希望读者指教。

第二，这个《讲话》只是个讲话，并不是一本教科书，并不是应有尽有，把语法上各方面的问题都讨论到了。它只是讲一些

我们认为可以讲的，讲出来可以对一般读者有些帮助的。至于不是真能对读者有帮助，那也要请读者评判。

第三，这个《讲话》只是个讲话，所以不取反复辩难的方式。它只是想帮助一般的同志学习，并不是面对专家学者说话的。其中采用各家论著之处，为行文简便，一律不注出处。在某些问题上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也没有一一标明。只有很少几处，例如主语宾语的“倒装”问题，为答复许多读者要求，简单地把正反两方的长短利弊提出来讨论了一下。

第四，这个《讲话》编写时候的主观愿望是尽量从事实出发，不从定义出发。下定义的时候很少，只想通过举例来说明问题，拿具体的例子引导读者独立思考。这个主观愿望究竟实现了多少，也是要请读者指教的。

第五，这个《讲话》里所讨论的现代汉语，口语和书面语并重。口语以北京话为主，书面语以现代作品为主。口语和书面语本来是密切联系着的，并不是两个对立的東西。书面语以口语为基础，又是口语的发展。口语也随时受书面语的影响。为了帮助读者对于现代汉语的理解，我们认为应该采用这种双方兼顾的办法。

我们诚恳希望读者继续给我们提意见。
让我们谢谢各方面帮助我们的朋友。

现代汉语的主语和宾语*

主语和宾语是句子中的两个成分。主语是对谓语说的，宾语是对动词说的。例如：

他（鲁迅）爱护青年，青年也爱护他。（许寿裳）

第一分句里，“他”是主语，“爱护青年”是谓语。第二分句里，“青年”是主语，“也爱护他”是谓语。这两句的动词都是“爱护”，第一分句的宾语是“青年”，第二分句的宾语是“他”。一般地讲，在现代汉语里，主语总是在谓语的前边，宾语总是在动词的后边。由意义上看，主语跟谓语有各种不同的关系，宾语跟动词也有各种不同的关系。底下分开来说。

一 主语

主语对谓语讲，有时候是“施事”，有时候是“受事”，有时候既不是“施事”，也不是“受事”，只是谓语陈述的对象。有些句子的主语是“施事”，就是说，在意义上主语是主动者，谓语中所说的行为是从主语发出来的。例如：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毛泽东）

* 本文是《现代汉语语法讲话》的第五章，原题为《主语、宾语》。

这类句子的主语最容易明白，不必多加解释。

有些句子的主语是“受事”，就是说，在意义上主语是被动者，是受谓语中所说的行为的影响的。最显著的是谓语中有“被、受、给、叫”一类表示被动的字眼。例如：

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取舍。（毛泽东）

我常是被质问，被考验，并且被命复述当时的言语。（鲁迅）

大水给裹在破被子里，抬上小船。（袁静）

为什么一个活人叫他拴住？（赵树理）

但是最常见的是谓语中并没有这类表示被动的字眼，而主语在意义上却是受事。比方说，“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一切工作都做完了”。“问题”是人解决的，“工作”是人做完的，意义上都是受事，语法上都是主语。这类句子有几点值得注意。先从主语方面看。第一，主语多半是确定的，是已经提过或者已经知道的。例如：

我这些话，说得农民都笑起来。（毛泽东）

这笔帐以后再跟他们算。（袁静）

三麻子那个人你还不知道？（袁静）

那边岗楼烧了没有？（袁静）

这几句的主语都带有确定指示词“这”或者“那”。有时候也用

其他有限制性的修饰语来确定。例如：

你的苗也给你锄出来了。(赵树理)

中国的事情是一定要由中国的大多数人作主，资产阶级一个阶级来包办政治，是断乎不许可的。(毛泽东)

大土豪、大劣绅、大军阀、大官僚、大买办们的主意早就打定了。(毛泽东)(主意，指卖国当亡国奴——引者)

其余各人吃亏的事，只要各个人提出，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赵树理)

有时候主语是承上说的，不带任何修饰语也是确定的。例如：

那次敌人占了斜柳村，就修岗楼。楼修起了，饭野小队长和郭三麻子，带着鬼子和伪军，驻在那儿。(袁静)

他们三个走进村公所，民事主任才写过信，墨盒还没有盖上。民事主任看见他们这几个人在一块就没有好气，撇开艾艾和小晚，专对燕燕说：“回去吧！信已经交给你妈了！”(赵树理)

“楼修起了”的“楼”指上句的岗楼，“信已经交给你妈了”的“信”指刚才写过的信，都是确定的东西。

第二，主语有时候是周遍性的，表示“无论什么”，或者“一切”，谓语中常常有“都、也”一类副词。例如：

你要有心，什么也好办！（老舍）

什么东西都把它掏出来。(袁静)

凡是敢说敢干的，差不多都收进来了。(赵树理)

“什么”是说“无论什么”。“凡是敢说敢干的”是说“一切敢说敢干的人”。

再从谓语方面看。主语是受事的句子，谓语往往不单是一个单独的动词，动词的前后多半有别的成分。例如：

文艺批评应该发展，过去在这方面工作做得很不够，同志们指出这一点是对的。(毛泽东)

统一战线必须坚持下去；只有坚持统一战线，才能坚持战争；只有坚持统一战线和坚持战争，才能有最后胜利。(毛泽东)

因为公开的敌人，公开的民族破坏分子，容易识别，也容易处置；暗藏的敌人，暗藏的民族破坏分子，就不容易识别，也就不容易处置。(毛泽东)

穷家难舍，热土难离。(袁静)

大水坐在炕沿上，头也不抬，话也不说。(袁静)

祥子的车卖了。(老舍)

三仙姑也暗暗猜透人家的心事，衣服穿得更新鲜，头发梳得更光滑，首饰擦得更明，官粉搽得更匀。(赵树理)

两个斗争会开过以后，事情包也包不住了。(赵树理)

这些句子里头，有的是动词前面有助动词、副词或别的修饰语，如“文艺批评应该发展”。有的动词后面带“了”字，如“祥子的车卖了”。有的是动词后面有补语，如“衣服穿得更新鲜，头发梳得更光滑”，“事情包也包不住了”。有的是动词的前后都有

别的成分，如“统一战线必须坚持下去”。要是谓语光用一个单独的动词，说成“文艺批评发展”或“衣服穿、头发梳”，就不像一句完整的话。

主语是受事的句子，谓语也可以是动宾结构，就是动词后边有宾语。例如：

选举权，只给人民，不给反动派。(毛泽东)

喜富的村长撤差了。(赵树理)

肩膀上也中了两颗子弹。(袁静)

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毛泽东)

也可以是主谓结构，就是谓语本身又可以分成主语谓语两部分。例如：

大家的事情大家办。

不上几个月工夫，老槐树底的日子他就过不惯了。(赵树理)

制钱虽说不兴了，罗汉钱可是谁也不出手的。(赵树理)

他什么心眼儿，什么脾性儿，我早就摸得熟透透的啦。(袁静)

那半个[饽饽]一人挟一小块儿，分着吃了。(袁静)

有时候受事的主语可以有很复杂的谓语，如：

他的新快板一念出来，东头的年轻人不用一天就都传遍

了，可是想传到西头就不十分容易。(赵树理)

“一念出来”是动补结构，底下是两个主谓结构。

总起来说，主语是受事的句子有这样两个特点：

第一，主语往往是确定的或者周遍性的。

第二，谓语往往不只是一个单独的动词，动词前后常有别的成分。

主语是受事的句子，这两个特点并不一定同时具备，有时候只有一个就行。比方说，“这个要，那个不要”。“这个要”的谓语只有一个单独的动词“要”字，与第二条不合，但是主语“这个”是确定的，合乎第一条。再比方说，“一件衣服可以穿三年”。主语“一件衣服”不是确定的，也不是周遍性的，与第一条不合，但是谓语并不是一个单独的动词，合乎第二条。古代汉语有“鸟尽弓藏，兔死狗烹”这类句法，现代汉语里很少见。

主语是受事的句子，主语有时候可以挪到动词的后面做宾语。比如说，“这个问题必须解决”；也可以说，“必须解决这个问题”，意思没有多大差别，不过由主谓结构变成动宾结构。有时候这样挪动一下，意思大不相同。比如说，“冬天的衣服全都穿上了”，是说所有冬天的衣服全穿上了。假定说，“全都穿上了冬天的衣服”，那就是说大家都穿上冬天的衣服了。有时候主语是受事的句子根本不能这么挪动。例如：

我们现在的困难，有的已经渡过，有的快要渡过。(毛泽东)

不能改成“已经渡过有的，快要渡过有的”，因为“有的”